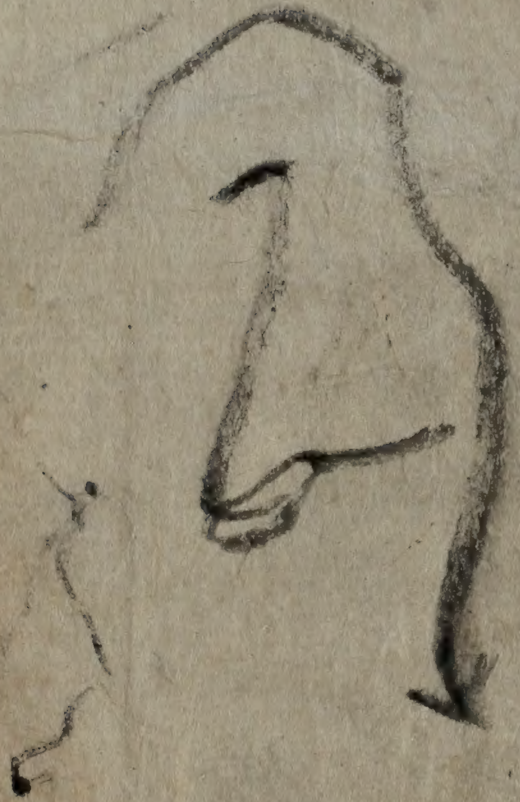
古文真寶 五



詳說古文眞寶大全卷之三　後集

平淮西碑 淮西節度使治蔡州　韓退之

迂齋曰布置四護叙事有法又云看他抑揚起伏鋪張四護布置収拾之法當與元和聖德詩並看○唐自安史亂後藩鎮跋扈累代姑息養成叛逆父死子繼否則偏裨繼匪由朝命要求節鉞一繼不從反叛繼之憲宗立發憤欲張已墜之綱亦既平夏蜀澤潞諸鎮矣淮蔡節度吳少誠死子元濟自立請不許遂反朝臣中惟武元衡裴度請討之兵連未捷元衡死於刺客度傷幸不死俱請罷兵惟度贊上終討之度除淮西節度使奏請韓公爲行軍司馬卒平蔡還朝詔公撰碑公以蔡平由度固上意多歸功焉度功所以成又由上意之明且斷當矣李愬自恃奇兵入蔡擒吳功高

其妻唐安公主女也遣入宮洽許碑不實上命斷碑更詔段文昌爲之文昌之碑今雖見唐文粹然委弱猥冗人誰目者東坡錄臨江驛一絶云淮西切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可一快孫莘老喜論文謂此碑序如書銘如詩的論也李商隱一詩論典碑極佳己有此說矣警語曰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熟讀深味始信李孫爲知言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全字有深意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四護接下

面有次序極熾而豐囬諱法物衆地大孽牙其間隸得

婉隱然安史亂述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

憲適去稂莠不薅呼毛反去草名囬諱累朝姑息容養強藩相臣

將臣文恬武嬉從上許多文冨盛中生習熟見聞以爲當

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

便見憲宗大有爲意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意謂自祖宗以

來天全付以天下令叛鎮不庭不貢則不令矣今傳次在予予不能

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

明年平夏揚惠琳又明年平蜀劉闢又明年平江

東李錡又明年平澤潞盧從史遂定易定張茂昭以二州

（歸有司）致魏博貝衛澶相（田弘正以六州歸有司）無不從
志皇帝曰不可究武子其少息九年蔡將死
（吳少誠）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
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洛陽）放兵四刼皇帝歷問
于朝一二臣（裴武）外皆曰蔡帥之不庭授于今
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
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
萬口和附并為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
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可見自作）庶其在此（君臣謀讀）
（之時）予何敢不力（便舍非斷乃成意）況一二臣同（說裴度武）

(元衡)不爲無助曰光顏(李)汝爲陳許帥(命將出師之時)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布置)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韓)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李)汝守壽(詩)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李)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李)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裴)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樓弄)以賞

(此處學舜典命九官文法)

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度都統諸軍
曰守謙梁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
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
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
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所以度奏退之為行軍司馬凡三說度見
其委寄之重與諸將不同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
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
以往非郊廟祭祀其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
北大戰十六接戰之時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
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卒萬三千再入

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
愬入其西得賊將李祐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
有功此一擧與韓信用李左車之策略同乃愬高處十二年八月丞
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
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
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
里用夜半到蔡破賊之時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
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韓公述愬之功甚不苟矣
餘諸將克勝之功只混合大體說至於愬獨表而出之標其日月狀其艱辛戰功之優誰
與將者來云辛巳丞相度入蔡可見既拔其城擒其魁降其黨丞相不過於既克十日之

後蒙宸平建入城而已曷嘗以度之功掩愬之功乎若只述愬之功不述度贊上定謀之功則沮於羣言此師之迂延逗撓歸久矣愬何所倚以立此功乎愬武人不識文章體製法度至令妻泣訴見趣舉措鄙陋如此奇功偉績有此點汙惜也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安輯撫定之時斬元濟於京師冊功賞功之時弘加侍中愬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敘次皆不苟弘罪竟都統諸軍故先愬戰功最高故次餘將以次見焉丞相度朝京

師進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
相（相度獨在後詳謹嚴重法當如此）而以其副揔馬為工部
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
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方孰居近土襲盜以狂
徃在玄宗崇極而圮（回護）河北悍驕河南附
起四聖不宥（回護）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
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
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隷怠官事亡
其舊（此國家衰亂之原小雅盡廢之義也）帝時繼位顧瞻咨

嗟惟汝文武執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
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惟蔡不順自以為
彊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
鄰王承宗李師道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
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為不聞
與神為謀及相同德以訖天誅乃勑顏胤
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
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嘗兵洄曲
軍士蠢蠢既翦陵雲蔡卒大窘前之邵陵
郾城來降自夏及秋複屯相望兵頓不勵

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
馬騰於槽可想欲戰之意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
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頟
頟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
有恳言相度来宣誅止其慝義釋其下人
乍蔡之卒夫擐甲呼舞見前日嗜從非本心蔡之婦
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
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来今相從
戲里門夜開見其無所避忌之意始時蔡人進戰退
戮今旰而起左餐右粥見其無所勞役之意爲之譯

人以牧餘憊遷吏賜牛教而不税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所以鼠屬其儔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所以離斷其黨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歸之天子凡此蔡功惟斷乃成非本歸功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

開明堂坐以治之（見治定功成之意）

南海神廟碑（叙事狀物之妙）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岳之祀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岳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號

祭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慼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辭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籩豆薦祼興俯不中儀式

吏滋不恭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
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
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
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殫盡不為表襮至
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
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
所自署其文曰嗣 天子某謹遣某官某敬祭
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
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

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
陞舟風雨少弛棹夫奏功雲陰解駮日光穿
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将事之夜
天地開除月星明槩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
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
各執其職牲肥酒香樽爵淨潔降登有數神
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怳惚畢出蜿蜿蜑蜑
来享飲食闔廟旋艫祥飆送颿旗纛旄麾飛
揚晻藹鐃鼓嘲轟高管嗷譟武夫奮棹工師
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后先乾端坤倪軒豁呈

露祀之之歳風灾熄滅人厭魚鱉五穀育熟
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
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脩明年其時公
又固徃不懈盖虔歳仍太和耋艾歌詠始公
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
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為帥燕享有時賞
與以節公藏私蓄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
逋之緡錢二十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
之州耗金一歳八百囷不能償皆以丐之加
四面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

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二十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者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可謂備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
吏惰不躬正自令公明用享錫祐我家邦
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
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

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諫臣論

迂齋曰此篇是箴規攻擊體是反難文字之格當以范司諫書相兼看歐陽公上范公書有云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終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豈無可言而需七年邪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幸而為諫官七年適遇二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只五六年而遂迁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按韓公之論歐公之書盡之矣然陽城終為唐代賢人不可磨也歐公謂當時事豈無急於沮裴論陸則恐未然論救賢相沮止姦相天下事有大於此者乎使城初以細故聒其君此等大事不及言而去久矣以後補前亦可

無愧讀者不可以韓歐之言而謂陽城真緘默非賢人也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此句是書法爲下面責他張本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李泌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喜雖說他好已開辯他一端在此了居於位五年矣兩居字不苟視其德如在草野便含不諫意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易恒卦六五爻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

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陽子不出時可如此蹇之六二則曰則曰二字亦好王臣蹇蹇匪躬之故陽子既出時當如此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應前兩居字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當處而出陽子固無此失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既出而尚如處陽子不免有此失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蠱上九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蹇六二象曰王臣蹇蹇終無尤也今以二卦錯綜議論謂不仕可以高尚已仕則當蹇蹇諤諤苟未仕而遷致匪躬之節則冒進之患生而志不可則矣已仕而乃高不事之心則曠官之刺興而尤不終無矣今陽子既為諫官則

與舊為處士時不同矣嘗王臣蹇蹇之時而守不事高尚之素為諫官而尚如處士豈非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哉
今陽子實一匹夫此一句最有力以匹夫為諫官天下所望如何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
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
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
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
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就所居生出官與祿
兩句來添兩段議論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
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此段就問其官上說
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

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此段就問其祿上說）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舉小形大）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音翹舉也）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

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茲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段段提起說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只恐人不知知之適所以彰君之惡庶巖穴

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又生意）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下面是難此一句）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兼濟天下也（議論大辨得十分到）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

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煖而墨突不得黔諸不敢自暇逸○文仲子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暖席彼二聖孔禹一賢墨者豈不知自安逸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到此併他未爲諫官時意思也難到了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賢聖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身以奉其上矣天地間無一介可自假逸底人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

暇逸乎哉(一暇意結歸此一句)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音喬)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見國語國武子名佐)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謂陽子)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韓公自謂)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

能及巳陽子不得為善人乎從前難到此已極矣復用放他一著蓋陽子在當時畢竟是个賢者以善人待陽子故盡言以責陽子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之意也

送窮文

迂齋云前面許多鋪陳布置結裹収拾盡在後後面看到後面方知前面盡是戲言然則退之此文非是送窮乃是固窮機軸之妙熟讀方見進學解是設為師弟子問難之詞此是設為人鬼問難之辭可以參觀◐洪曰子嘗見文宗備問云顓頊高辛時宮中生一子不著完衣宮中號為窮子其後正月晦死宮人葬之相謂曰今日送却窮子自爾相承送之又唐四時寶鑑云高陽氏子好衣弊食糜正月晦巷死世作糜棄弊衣是日祝於巷

曰[illegible]也然退之送窮文與揚子雲逐貧賦大意相類盖古人作文皆有所祖述●按子雲逐貧賦始云悵然失志呼貧與語今汝去矣勿復久留貧曰唯唯終之曰貧遂不去與我遊息其節次調度意脈如出一律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星公奴名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糗輿粻音張牛繫軛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粻日吉辰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携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彍音廓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

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砉呼覔欻許勿
反嘎嚘嚶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
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見得自初
而窮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
惟子是從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
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爲陽山令熱爍濕蒸
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虀暮鹽惟
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
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
子信讒有間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

嗅臭香糗粻可掮單獨一身誰為朋儔子苟備知可數以不子能盡言可謂聖知情狀既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為真不知也邪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列音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一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烏決反杳微髙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秪

以自娛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讎冤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間都將許多好處作不好說見得自家所守者卑因此而窮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大癡出莊子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顛倒此則知五鬼之功於退之多小人君

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本是自說而託之於鬼携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糜琬琰肥甘喻貧窮道義之樂羊皮糠糜喻富貴利達之事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疏謂予不信請質詩書設為竟不肯去之意以見窮無可免之理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此見退之固窮之意

進學解進學者而喻解之也

迂齋曰設為師弟子詰難之詞以伸己志幾軸自揚雄解嘲班固賓戲來○元和七年公復為國子博士八年年四十六自博士除尚書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唐史云愈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覽其文而

奇之以為有史才故除是官時宰相
乃武元衡李吉甫李絳也按此則此
篇作於元和七年為博士之後設為
問答以見己意蓋有東方朔韓自責
而實自賛之意當軸幸皆三賢相也
宜其用之云後段借匠氏醫師以喻
宰相蓋本之淮南子淮南子曰賢王
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大者以
為舟航梁棟小者以為楫楔脩者以
為櫚榱短者以為侏儒枅櫨無小大
脩短皆得其所宜規矩方員各有所
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烏頭也然
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公之論
蓋取此意所謂窺陳編以竊盜者此
亦其一也蓋
自首其實云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
業精于勤（設為國子先生之辭）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

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旣（設為弟子之辭）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時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兩句見公用工於六字乃記事纂言之法也）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矻矻以窮年先

生之業可謂勤矣（應業精于勤一句）觝排異端攘斥
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
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
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
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姚舜姒禹）渾渾無
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
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
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
而肆於外矣（此一句尤足見公平生作文章之本領上求之六經下求之左氏莊子離騷史記兩漢大家馬揚以降不及馬隋是則所謂八代之衰公文蓋上本二帝）

三代先秦前漢之盛以起八代之衰者也〇
春秋左氏詩易各以兩字斷盡每書之體竟
移易不動妙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
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應行成句然而公
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
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貞元十九年自監察御史貶連州陽
山令三為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
冬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
死何裨音皮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
設為之詞子來前夫大木為杗音忙又眉庚反細木為桷
欂櫨侏儒椳闑扂楔杗屋梁也桷椽也欂柱櫨柱附也侏儒短柱屬

椳音隈户樞也闑門橛也居騰點反門牡也楔音薛門兩旁木也各得其宜以成室屋者匠氏之功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皆貴藥牛溲馬勃敗鼓之皮皆賤藥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應前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以興逃讒于楚廢死蘭陵即今常州是二儒者吐詞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

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此之孟荀自謂幸矣）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卑婢二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應前醫師匠氏之句）

（收拾前引喻意盡數家妙杙櫟楹柱昌陽昌蒲豨苓豬苓）

鰐魚文

○迂齋曰辭嚴義正眞可以感動鰐魚公守潮州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鰐魚食民畜産且盡民以是窮數日公自往視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豕投溪與鰐魚食而告之以文是夕暴風震雷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鰐魚患○按文集公此文之首亦述年月日繫銜曰潮州刺史韓愈待惡魚尚下姓名盡禮如此他人肯乎待以禮喻以義感以誠鰐魚尚可化況潮人乎東坡所謂能馴鰐魚之暴約束蛟鰐如驅羊者謂此也中孚之信可及豚魚信然矣劉昆之虎負子渡河宋均之虎相與渡江不得專美矣宋守臣陳文惠公再有逐鰐魚文則是鰐特感公之正直誠信而避之潮後仍有此患也

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網繩擉（初朔反 柱子曰擉鱉于江擉刺也）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

之四海之外（議論從孟子舜使益焚烈山澤一段來）及王德薄

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

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鰐魚之

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先開他一著與鰐說尚委曲如此魚此時可以居此）

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

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

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

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鰐魚其不可與刺

史雜處此土也鱷魚今日去不可居此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戶板反然不安溪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伈伈悉枕反睍睍音顯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来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養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

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鰐魚冥頑不靈（與鰐魚有知二句相應）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到此不可恕之）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鰐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結尾似司馬相如諭巴蜀檄委曲如此中間鋪敘一步緊一步到末稍嚴切如此皆是先後著）

柳州羅池廟碑

迂齋曰敘事有諭句法繙達中含譏諷之意○愚謂碑敘事得史法詩含詞得騷體迂齋謂中含譏諷亦未見其然也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曰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

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羊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祭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案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脩孔子廟(柳子厚有柳州孔子廟碑)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此以上皆謂生能澤其民)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

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
告之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唐諱丙字以景字代）廟
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侮慢堂上得疾扶出
廟門即死（此以上皆謂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明年春魏忠
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
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
土（此兩句收拾盡一篇大意）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
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
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
矣已而擯不用（三句斷盡其平生）其辭曰

荔子冉兮蕉黄此詩法楚詞九歌字字好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此廣南風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来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未来則悲既来則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遊兮暮来歸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故為參差與九歌吉日兮辰良似句法矯健壯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此意最悽惋自柳視長安長安為壯方謂柳侯不容於朝而守此州欲其神安於此而無北還也廷齋謂含譏諷者謂此邪然亦向陽髣髴宋玉大招意爾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

山之左下無若濕兮高無乾秔稌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柳宗元附小人王伾王叔文得罪於朝自儀曹貶永州司馬十余年後起爲柳州刺史死於柳

送孟東野序

迂齋曰曲盡文字變態之妙○孟郊字東野湖州武康人性介少諧合韓公一見爲忘形交年五十得進士第調溧陽尉鄭相餘慶最知之署爲水陸運判奏爲參謀卒年六十四韓公銘其墓張籍諡之曰貞曜先生郊二若於詩最爲韓公所稱服公亦聯句最多李觀亦論其詩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二謝云○此篇以一鳴字爲主文還生出无限議論變態妙絕

大意憫郊之窮而以詩鳴謂不知天將達之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終窮之而使自鳴其不幸耶盖以天命開釋安慰之一篇主意實在此前面引許多古人說𢀶分窮達兩意末又因孟郊引上李翺張籍自今觀之翺終於節度使籍終於司業郊卒止於此一生寒苦且无血胤天之窮之亦甚矣韓公為此文其亦預憂其然而深憐之也欸郊長於韓公十有七年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草木各只是一句而水分出四句此是不整齊中整齊錯綜妙處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此是以金石草木水引入人來有不得已者

（不平）而後言（聲）其謌也（聲）有思（不平）其哭也（聲）有懷（不平）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又生出善鳴字與假字）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以此又天時引入人來錯綜妙甚）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者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於唐虞

咎(皐同)陶(音遥)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篇有夔擊鳴一句故可如)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此說不然亦鑿空說不平將無作有)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舍自鳴其不韓一句意)其聲大而遠傳(去聲)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illegible]字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於楚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

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拾遺)蘇源明(司業)元結(字次山道州)李白(太白)杜甫(工部)李觀(字元賓)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晉魏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

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前面許多鋪叙亦無有此兩段意了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懌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應前者以解之

送楊巨源少尹序

白樂天贈楊秘書巨源云早聞一箭取遼城相識雖新有故情清白三朝誰是敵白頭四海半為兄許云楊嘗贈盧洛州詩云三刀夢益州一箭取

（遠城由是知名故公謂其以能詩訓後進也）

昔疏廣受二子（受廣之兄子同爲前漢宣帝太子師傅）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帳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跡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此節專言疏廣受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此一節說上楊）（臣源謂其法意與二疏同）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

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
駟道傍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與否而太
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否不
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
論也史記田儋傳太史公論田横曰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此一節謂楊之去不知與二疏之跡同否全因自不能出来然吾聞楊侯之去丞
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為其都少尹不絶其
禄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
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此一
節謂不知二疏之去有揚今日事否此一轉婣古今人同不同未可

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末俗士大夫以進為欣以退為戚自漢迄唐寥寥數百年僅見此三人故公盛稱之末又以其歸不去其鄉拈出以為世勸此人此文皆有補世教者也歐陽公吉州人卒居於潁東坡眉州人卒殁於常况其他乎

送石洪處士序

洪字濬川以處士應節度之聘與温造並稱其後造為御史李祐為之膽落洪竟事業無聞其所以名傳不朽者以有韓公此序耳公又嘗銘其墓

河陽軍節度使烏公重胤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免勸之仕則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也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

燭照數計而龜卜也此譬喻三派文法陳後山送參寥序亦法此行文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時討王承宗叛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可見其勇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

所由告行於常所来往晨則畢至張䜩於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决去就(此頌之辭)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此記之規)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昧於諂言惟先生聽(此規烏公之辭)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此深規之)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

從祝規頌不忘規其愛洪也至矣於是東都之人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歌詩六韻退愈為之序云

送溫造處士序

朱文公嘗稱此篇謂文章之有與有則者也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留其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洛陽固士大夫

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洪）其南涯曰溫生（公寄王川子詩所謂水北山人水南山人者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時公為河南令竇牟為河陽令）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

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鎭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應起句)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前所稱二)愈縻於茲不能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後所稱)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者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

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鄭餘慶三首為四韻詩歌

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焉

詳說古文真寶大全卷之三　後集

詳說古文眞寶大全卷之四　後集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退之

迂齋云一節是形容得意人一節是形容閑居人一節是形容奔走伺候人終篇全擧李愿說話自說只數語其實非李愿言此又別是一格○東坡云唐三百年無文章惟韓公送李愿序一篇愚謂此好事者因歐陽公論歸去來之語而爲是說託之坡公耳此恐非坡公之言也韓公有送李愿序又有送李愿歸盤谷一詩亦甚佳學者只讀韓文未必不以李愿爲一隱士也殊不知愿乃西平王李晟之子愬之兄起家於太子賓客上柱國三爲節度使通聲色尙後靡激李臣則之變家死於兵卒以荒後敗未嘗能踐韓公之言也李洪藝庵類藁言愿傳徙之雄然則愿初非隱士不

足以當此序也觀韓公茲篇只述愿所自言亦可見矣此序作於貞元十七年公時年三十四

太行（音杭）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上先）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音其）旄（音毛）羅弓矢武夫前呵從（去）者塞塗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

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
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聲平)體秀外而惠中
飄輕裾翳(於計反)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
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
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為也吾非惡此而
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
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濁清泉以自潔
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
適之安與其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
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

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污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湘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而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音洛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

譴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
兮奚所望音亡去聲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
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陸歙州參詩序

此吾州市不可不知兼文字可以此意施之郡守者甚修故選之然陸僕踐有此除來幾存于道不及到也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
出刺歙州朝廷夙夜之賢都邑遊居之良齋
咨涕洟咸以為不當去歙大州也刺史尊官
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

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爲富州宰
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
較然矣如是而齎咨涕洟以爲不當去者陸
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
專而不能咸（今按莊子苛周徧咸之謂）先一州而後天下
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於是昌黎韓愈道願
留者之心而泄其思作詩曰我衣之華兮我
佩之光陸君之去兮誰與翱翔歛此大惠兮
施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爲留我作此詩歌
于逵道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師說

洪曰柳子厚與韋中立書云韓愈奮不顧流俗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又報嚴厚輿書云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不為人師余觀退之師說云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其言非好為人師者也○唐人不知事師此最可怪退之云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當時宜為師者非韓公其誰得門如李翺張籍皇甫湜孟郊公雖不耳提面命而為之師然謗於作成宗主之造非師而何柳子蹤屢謂韓公不今欲為人師然柳在柳州士凡經子厚口講指畫皆有師法非師而何但惜乎二子之為大師不過詞章之師耳雖以道為說而終非道統淵源之師也詳見柳子厚答韋中立書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而耻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

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耻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觧或師焉或否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耻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百工之人君子鄙之今其智

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問樂於萇弘問禮於老聃問官名於郯子學琴於師襄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予予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雜說

疊山云此篇主意謂英雄豪傑必遇知己者尊之以高爵養之[illegible]

之以重權斯可以展布

世有伯樂（莊馬蹄伯樂善治馬注伯樂姓孫名陽善馭馬而氏星經云伯樂天星名主典天馬孫陽善馭故以為名謝云以伯樂喻知人者）然後有千里馬（謝云此有異材△此謂有賢宰相然後有英雄豪傑為之用）千里馬常有（異材）而伯樂不常有（知人者△謝云此謂英雄豪傑常有而賢宰相知人者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異材）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駢頭而死言多也謝云高才居下位）不以千里稱也（迂齋云有力謝云不知其為異才△此謂天下雖有英雄豪傑徒受辱於昏君庸相之朝沉滯於小官終身不得行其志不以英雄豪傑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才之異乎人者必尊位重祿以任使之△此謂

英雄豪傑能立大事成大功者必得尊位重祿斯可以展布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今之養君子不知其爲異才能加禮養諺云此謂養英雄豪傑者不知其能辦大事成大功而不以尊位重祿養之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諺云一句三字△位不尊力不足二句三字△祿不重才羙不外見三句五字此章法△雖異才亦難展布也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諺云祿位不足以展布反不如常材安求其能千里也安得見其爲異材諺云此謂英雄豪傑雖有立大事成大功之才無尊位無厚祿無重權其才知不可展布且欲與庸衆人等而不可得安可求之辦大事成大功非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諺云此三句即孟子所謂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

食天祿也非王公尊賢也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謂天下無異材嗚呼其真無馬耶其真無才耶其真不識馬耶其上之人不識人耶呂云結好謝云此謂任使之不以其道爵祿之不能盡其材謀不行言不聽而不得以行其志為宰相者祿用其權不能知人乃曰天下無英雄豪傑嗚呼天下真無英雄豪傑宰相真不識英雄豪傑

獲麟解

春秋魯哀公十四年魯叔孫氏西狩獲麟此篇名獲麟辭只當以春秋獲麟論麟為聖王之瑞本祥也然春秋之末聖王不作孔子雖大聖而亢窮在下麟不當出而出反所以為不祥也此篇以一祥守反覆言之始以為祥繼起其不祥未幾又以為不為不祥未明斷之以為不祥與柳文復亂

穴記反覆以前字議論同一揆軸宜參看或謂元和七年麟見東川契公
因此而作文公考異謂此文有激而託意之辭非必為元和獲麟而作也
○又角者吾知其為牛一節東萊批云蘇文樂論學此下句非也退之老
蘇皆是學孔子語耳莊子載夫子稱老聃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
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遊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繒至於龍
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見老子其猶龍邪老蘇樂論則日雨吾
見所以濕萬物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風吾見所以動萬物也隱隱紘紘
而謂之雷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
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以此見好文法未始無
所本也但退之用牛馬麋鹿等實字置之句終老蘇直用風雨等字渴之

可謂微……不同耳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麟之趾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公羊傳曰麟仁獸也禮記曰鳳龜龍謂之四靈鶡冠子曰麟者元枵之精廣雅曰麟者含仁懷義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雜出傳記百家此類是也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牛馬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

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方說出主意麟以爲不祥）亦宜哉

諱辨

洪曰李賀父晉肅邊上從事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時愈與皇甫湜覽賀所業奇之會有以晉肅行上言者二公聯騎造門請見其子既而總角荷衣而出面試一篇承命欣然旁若無人仍日目高軒過二公大驚命聯鑣而還所居親爲束髮年未弱冠丁內艱他日舉進士或謗賀不

避家諱文公時著諱辨一篇張昭論舊君諱云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厲王諱胡至莊王之子名胡其比衆多退之諱辨取此意

愈與進士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毁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和(去聲)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此說用鄭氏禮記註)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

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若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孔子不偏諱二名若曰宋不足徵又曰其在斯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若衞桓公名完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若曰昔者吾友又曰裼裘而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杜操字伯度曹魏時以其名同武帝故因以其字呼之又去其伯字呼為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

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饑也（滸近太祖廟諱勢近太宗廟諱秉近代祖廟諱饑近玄宗廟諱唐高祖之祖名虎父名昞太宗名世民玄宗名隆基代宗名豫）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以諭為近代宗廟諱以機為近玄宗廟諱）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邪為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

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音扶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藍田縣丞廳壁記

此篇老健奇崛句句可為縣丞故事尋常引用者甚多不可不熟也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

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鶩行以進平立睨
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
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
尊力勢反在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
相訾謷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
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
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于人元和
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
茲邑始至喟然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
噤不得施用又喟然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

而丞負余則盡枿五葛反去牙角一躪故跡破崖岸而爲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灇灇循除鳴斯立痛掃漑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上宰相第三書

迂齋云以周公與當時之事反覆對說而求士之緩急居然可見雖是退之功於求進然理亦[illegible]〇此書上於貞元十一年乙[illegible]二十八

歲時相乃賈耽盧邁也前一書云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閤下公二十五歲已登進士第時猶未出官故只云前鄉貢進士自正月二十七至三月十六凡三上書詞益慷慨世所謂光範三書者此也三上書不報乃東歸朱子論公所謂不免雜乎貪位慕祿之私者正謂此類然初年干進亦誰能免略之而取其識論文氣可也書辭激切如此而竟不報此二相者果何如人哉

愈聞周公之為輔相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在荒服之外者皆

已賓貢天灾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
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
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
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
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
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
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
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
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
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

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
下之心設使蔽反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
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
不暇食與沐矣又進一步特吐握矣豈特吐哺握髮
爲勤而止哉惟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
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閤下爲輔相亦近耳
天下之賢才豈盡擧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
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
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
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

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

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刪護善 救首尾）四海一国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毋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是懼亦惟少垂察焉

殿中少監馬君墓銘

北平王馬燧之孫○迂齋云敘事有法辭極簡嚴而意味深長結尾絕佳感慨傷悼之情見於言外三世皆有舊故其言如此退之所作墓誌最多篇篇各有體製未嘗相襲○退之墓誌銘最多最古雅敘事有法得史筆真西山選在文章正宗者稍多今以他篇長不暇選姑選其簡者此篇所以簡略亦以其人勳臣子孫生平自無可見者故只敘其家世及我所感慨耳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尊之不書諱又名字顯人所皆知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illegible]縉誕名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

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
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敘識北平王之始末）應進士
貢在京師窮不能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
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
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為之主其
季遇我特厚（遇接妙）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
嫫（莫補反又莫候反）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
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
亭猶高山深林（形容三世德業）龍虎變化不測傑魁
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看他詩多語分）

明如三人畫像各有小大輕重能守其業者也幼子繼祖娟
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後
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扗平王於客
舍後十五六年吾為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
而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
呼吾未老耄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
子孫三世于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
居此世者何也五句四十字兩宛轉曲折含無限意思

毛穎傳

洪慶善曰此傳柳子厚以為怪予以為子虛烏有之比其源出於莊周寓

言○迂齋曰筆事收拾盡善將無作有所謂以文滑稽者贊尤高古是學

史記文字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禮記兔曰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朱文公曰治東方上爲句以平水土言於語勢無缺養萬物有功爲奏庶鮮食之義意亦自明以十二物爲十二神相承已久亦未見所從來缺之以俟知者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論衡曰兔舐毫而孕生子從口中出明眎八世孫䨲奴侯切俗呼兔爲䨲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八月其後代遂隱不

仕云居東郭者曰㕙且倫反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鵲宋國良犬也戰國策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㕙者海內之狡兎也韓子盧東郭㕙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兎極於前犬斃於後秦始皇時結裏在秦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中山在秦東北非伐楚所當次也此固寓言然亦不為無失名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悀古韻學左傳卜筮繇辭遂獵圍毛

氏之族拔其豪戴顡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
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
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顡為
人強記彤容䫜墉而便敏自結繩之代雅原其珊大一以
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
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
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
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
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
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

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護畾）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唐絳州貢墨虢州貢瓦硯會稽貢紙故借名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謨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

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illegible]對曰臣所謂
盡心者因不復名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
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
能繼父祖業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
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左覘
傳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
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
子而非其罪絕筆獲麟於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
始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
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

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眞少恩哉学史記臣

此傳步騭史記爲之後之某人學言黃甘傳唐子西陸酹傳楊誠齋豆盧柔傳陳止齋蝕蠹傳之類又步騭此傳爲之者也

伯夷頌

春秋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義士謂伯夷也此篇頌伯夷非武王伐紂之事前面只説其特立獨行亘萬古而不顧末却以二句斡轉見其扶植名教之功妙甚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

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莊子逍遥遊篇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方本千下有五字云自周初至唐貞元年幾二千年公言千五百年舉其成也○朱子曰今按此篇自一家一國以至舉世非之而不惑者汎說有此三等人而伯夷之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又別是上一等人不可以此三者論也前三等人此非有所指名故舉世非之而不顧者亦難以年數之實論其有無而且以千百年言之約其大數如此爾今方氏以伯夷當之已失全篇之大指至於計其年數則又捨其幾二千年全數之多而反促就千五百年奇數之少其誤蓋甚矣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崒乎泰山不足為

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陳靜觀曰此三句皆形容雖聖人所為亦敢於非之之意蓋日月孰不以為明而謂不足以為明下倣此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率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

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朱子曰按此篇之意所謂聖人正指武王周公而言既曰聖人則是固為萬世之標準矣而伯夷者乃獨非之而自是如此是乃所以為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與世之以凡人之毀譽而遽為喜慍者遠矣讀者多誤以伯夷為萬世之標準故因附其說云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愚謂未之轉簡健有力見伯夷有功於萬世名教前面所未及也呂成公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伯夷憂後世之無君須看如此斷乎

詳說古文真寶大全卷之四　後集